



艾治平 著

边防之鹰

广东人民出版社

边 防 之 鹰

艾 治 平 著

林 衡插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有十一篇特写，都是写我們的边防軍战士和边境检查員与偷渡边境的特务匪徒斗争的事迹的。他們日日夜夜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边防，敌人虽然狡猾、阴险，但都为我机智、警觉的边防人員所查获。

插图：林 衛

边 防 之 鷹

艾 治 平 著

林 衛插图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广州大南路43号）

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粤版字第1号

广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书号1249·787×1092 1/32·15/16印張·25 000字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5 100

統一書号：T10111·283

定 价：(6)一角五分

目 录

兩張照片.....	2
輪船上的乘客.....	4
廣州市民.....	7
邊境擒賊.....	11
心地慈善的護士.....	14
青蛙又叫了.....	18
一只新皮箱.....	21
A字的秘密	25
深山殄敵.....	29
他是來了解材料的.....	32
風雨行舟.....	35

尖銳、复杂、波譎云詭的斗争，在边防綫上日日夜夜地进行着。祖国的边境是不平静的。

但是，这儿和我们烟囱林立、車水馬龙的城市，或洋溢着丰收喜悦的农村没有两样：風和日丽，鳥語花香，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呀，可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因为——

不分晴天、陰天，烈日当空或狂風暴雨，边防軍都在严密地巡視着。从一片树叶不平常的颤动中，从青蛙突然停止了嘶叫的迹象中，他們捕捉过企图破坏的敌人！

在他（她）們生活的時間表上，分辨不出哪是白天，哪是黑夜，反正，每天、每时、每刻、每分鐘，都有人在这庄严的崗位上，无限忠实地履行着自己光荣的職責！

他（她）們保衛祖国的稻谷揚穗开花；

他（她）們保衛祖国工厂的烟囱矗立如林；

他（她）們保衛祖国的人民每天愉快地工作，夜晚甜蜜地走入睡乡；

他（她）們保衛了祖国亮晶晶的星星、皎潔的明月和美丽的云！

他（她）們使得祖国不平静的边境稳如泰山！

他（她）們是英勇的边防軍，就是被人們誉为“边防之鷹”的那种人！

1957年11月29日，于珠江边。

兩張照片

叶雪玲是个爱說爱笑、性格开朗的活潑姑娘。和她在一塊儿工作的人，都会被她那朝气蓬勃、一往直前的精神所感染，仿佛自己也年青了一些似的。不过相处的日子长了，你又会發現她也是一个喜欢沉思、富于幻想、性情溫靜的人。

她所負担的职务——祖国边防綫上的檢查員，是相当艰巨复杂的，稍一疏忽，便会給祖国和人民带来莫大的損失。所以对工作需要兢兢業業，精明干練，能明察秋毫，遇事勇敢果决，能当机立断才行。而她正好覺得自己恰是在这些方面还不够成熟。但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因此她从沒有失过一次职，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有一次，是在1956年的10月間，国庆节剛过去不久。这天，来了一个自称是泥水工的人，他的“港澳同胞回乡介紹書”上也这么写着。这个人鑲着滿口金牙，提着一只小皮箱，衣物很簡單，不过是几件随身穿用的东西。从这些东西是很难看出什么“名堂”来的。

叶雪玲翻看了一下之后，在箱子的最底層找出来兩張大小一样的象片：一男一女。在男人照片的背后，端端正正地写着：

叔父大人留念

华

在女人照片的背后，也端端正正地写着：

舅母大人留念

萍

女检查员审视着这两张照片，看看正面，又看反面。她觉得有点奇怪：送照片的是两个人，接受照片的也是两个人，可是照片背面的字，却是出于一人的手笔。叶雪玲仔细地注视着“大人”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完全相同，可以肯定是一个人写的。

“送照片的人是誰？”

“一張是我表妹；一張是我堂侄。是他們托我帶給亲戚的。”

“他們都作什么事？”

“我表妹在紗厂做女工；堂侄是做杂工的。”这个泥水工人的回答，每次都很简短。

从以后的答話里，叶雪玲又知道：他表妹有爱人，也在紗厂作工；堂侄生活困难。两人彼此是認識的……等等。

“你表妹和你堂侄念过書嗎？”

“念过。”

“会写字？”

“会。”

“那末这照片上的字都是他們自己写的了？”

“嗯。”声音很含糊。以后他又赶紧加添了一句：“大概是吧，我不知道。”

“你表妹和你堂侄不住在一塊吧？”

“不。”

“他們常見面嗎？”

“不知道。”

“這兩張照片是什麼時候交給你的？”

“表妹的是一個多星期以前，堂侄的晚兩天。”

“兩個人都會寫字，又不住在一塊兒，又不是同一天交給你的，為什麼照片上的字是一個人寫的呢？”叶雪玲嚴肅地詰問着。她覺得現在該是單刀直入快到攤牌的時候了。

這時對方啞然了。雖然他還想盡一切辦法來辯解，想脫身，但是完全失敗了。顫抖的聲音，白紙般的臉色，猥瑣、慌張的神色，使他沒多久便原形畢露了。

這個自稱泥水工人的人，原來是香港國民黨機關派遣的特務組長。他這次奉命潛入廣州，準備在十月十日晚和其他特務勾結，進行爆破的；那兩張照片，就是用來接头聯絡的暗號和領取炸藥的證件。但卻瞞不過精明的邊防檢查員。

輪船上的乘客

三月，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這天，陽光明媚，天氣晴朗，一艘客輪正駛進碼頭，汽笛嗚嗚地叫了兩聲。邊防檢查員們都被招喚出來。一場緊張繁忙、需要精明細致和智慧的工作便開始了。

叶雪玲同志在執行職務時，是不露聲色而又沉着的。今天，她好像比匆忙地走在前面的同志們都輕閒些，獨自走在最

后。进入船艙后，她站到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但她不是一个旁觀者，而是以全副精力，在暗中觀察着船上的乘客們。此时，船上的乘客正在紛忙地搬弄行李，等着檢查，准备上岸。艙里頓時变得噪杂、拥挤起来。

有一个人引起叶雪玲的注意：他閃在离每个檢查員都較远的地方，沒有整理东西，却用两只賊溜溜的眼睛左右顧盼着。当他和叶雪玲銳利的眼光相遇时，好象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即刻避开了。

“你有行李嗎？”叶雪玲走到他身边，压低嗓音問。

“哦，哦……您問我么？”这位旅客連声回答。他的态度客气、恭謹，要是不仔細留意，是看不出慌張的神情来的。

叶雪玲沒有說話，她用眼睛注視着这位旅客的臉。

“同志，要檢查么？”

叶雪玲还是沒說話，只微微点一下头。

旅客这次的动作很迅速，他从离自己有两步远的床上，拚过来三件行李，一件件摆在叶雪玲面前，又自动將它們打开来。

“这全是你的？”

“嗯，嗯。”旅客忙应着，“您請看看吧！”他指着已經打开了的行李說。

叶雪玲沒有馬上檢查。她的目光始終沒离开旅客的臉，这时便又象不經意地說：

“一共是三件？”

旅客沒有吱声。迟疑了一下，才又补充道：

“不，还有一件。”說完，从床鋪紧里边靠窗口的地方，拉出

一只大皮箱来。

叶雪玲心里想：先前那三件行李他搬得很迅速，为什么对这只皮箱就这么慢吞吞的？把这只大皮箱放在床位的紧里边，铺位又小，不影响他睡觉吗？

她用手在箱子上探了一下，用随便闲谈的口气问：

“里面是些什么东西？”

“水果糖、香烟和一些日常用的化妆品，还有几件旧衣服。”

叶雪玲把这些东西都看过了，都是些很平常的、一般旅客所携带的东西，看不出什么破绽来。

“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您不是看过了？”旅客的答话软中有硬。大概感到自己有些失礼吧，便又补充说：

“真没有了。同志，不信你就再看看。”

叶雪玲并没有再翻他箱子里的东西。她用手在箱盖的衬布上来回摸着。后来，当她把箱盖闔上时，旅客不自觉地轻松地舒了一口气，随着笑了：

“您看是没有什么吧！咱们是规矩的行商，不会带任何违禁品的。”

叶雪玲始终相信自己判断的正确。她继续用手在箱盖外面探摸着。突然她感到在盖面中央的地方，有一个硬硬的突起的小块。

不等叶雪玲问，旅客异常殷勤地说：

“这皮子的质量可不够好哇！不过很便宜。”

“不，这里是什么？”她指着微微鼓起的地方，严肃地问。

“.....”

扯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小紙包。这时，这位旅客还强作鎮定，狡猾地說：

“不过是一包海洛英罢了！預备暈船时吃的……。”

經過化驗，結果証实那不是什么海洛英，而是一包密写药粉。

审訊后，他供認出自己是一个企圖潛入大陆，准备进行破坏的特务。

广 州 市 民

这件事發生在某年的十一月間。突然襲来的台風使溫暖如春的边境上，籠罩了初冬的寒意。这天同志們都穿上了嶄新的棉衣，精神抖擻地来到了崗位上。

噴吐着濃烟，不时發出尖銳吼声的火車进站了。这是今天从广州开来的第一班客車。在人如潮涌的激流里，只見一个身穿土布新棉衣的人，不慌不忙的走着。他大口大口猛吸着烟，一顆圓如木瓜般的小脑袋縮在棉衣領子里，頗有不胜其寒的样子。

“广州市民，住德政中路，来深圳紗厂訪友”。檢查員顏富华一边看着这位“旅客”的証明文件，一边思摸着怎样开始他的問話。

“你是广州人嗎？”

“我住在广州。是广州市民。”后面这句话咬音清楚，但还生怕对方没有听懂似的，他又重复了一遍。

“哦，你住在广州，对广州一定很熟悉嘍！”检查员象和老朋友闲聊天一样随便。“那么，你一定到过中苏友好大厦吧？在哪儿？怎么走？”

“唉，同志，工作太忙呀，我一直都没能抽空去一下。”话音里流露出无限的惋惜。

“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我是码头搬运工人。同志，这是工会証，哦，还有1954年的选民証！”旅客殷勤地把两件表示自己身份的証明直塞到检查员手里。

“你们工会在哪里？有俱乐部么，周末你常去跳舞吧？”

“工作太忙呀，为了咱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嘛，那还有什么周末呀！”旅客的态度还是那样殷勤。他又没有正面回答检查员的话。

颜富华暂时停止了问话。他打开这位“广州市民”的行装，东西很简单，还有二百元港币和一百元人民币。

“带的钱不少哇！”

“如果万一找不到朋友时，就留给自己用。”

“你朋友住深圳什么地方？”

这位“旅客”的眉头微微蹙了下，但旋即舒展开了。他回答出朋友的住址——可是也进一步暴露了他自己：因为检查员知道，在深圳是根本没有这样一条街道的！

破绽虽一个接一个的露出不少，不过有经验的检查员心

里并不急。随你去講吧，看你还有多少！反正每句謊話，都是一条最好的証据。于是他仍探問似地說：

“你对深圳很熟吧？”

“不熟，是第一次到。”

“在广州呢？”

“也……嗯，嗯。”方才那張灵活的嘴，突然变得笨拙起来。

顏富华又問了他关于广州的許多事情：比如文化公园里有哪些展覽館；电影院里最近正放映什么片子；国营工厂里是不是公費医疗……等等。但这位“旅客”的回答不是“工作忙，沒有去过”，就是驢唇不对馬嘴，或者張冠李戴。

“騙人的鬼話，你講的完全是假的！”顏富华再也忍耐不住了。原来这个睜着眼睛說謊話的騙子手，竟把具有着各方面广泛知識的边防檢查員，当成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中苏友好大厦已經建成了一年多，一个在广州工作的人竟不知道在哪里？

“工会是和工人有切身关系的自己的組織，怎么会連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文化公园不是动物园，怎么会有印度送給的珍禽异兽呢？

“来深圳探訪朋友带这么多錢做什么用？”

边防檢查員的严詞詰問，使“广州市民”惊慌起来。但他并不是一下子就承認自己的失敗的，他还在極力地辯白、掙扎。于是他又掉轉舵头說：

“不，同志，我方才是欺騙了你，我認錯。我是胆子太小，不敢講實話。”这时他声音又逐漸平靜下来。“我原来在香港打零

工，生活苦得很，混不上吃喝，听说祖国人人有饭吃，所以这次回来亲身看看。”

“你怎么过来的？”

“就是因为这个呀！”大概是由于兴奋吧，他两只狡猾的眼睛不住闪动着，“我方才编了一套假话。我是偷渡过来的，现在想再回去！”

“泗水过来的吗？在什么地方？河有多宽，水有多深？”

“河很宽、很宽，水很深、很深！你看这件棉衣就是那次渡河时湿坏……。”嘎的一下，又停住了话。

“你的棉衣是新的！”颜富华严厉地责问着，从他的声音里听得出一个边防军人威严的感情。

谎言又被揭穿了。知识渊博的检查员探询起香港的情况时，这位自称是在香港打零工、生活苦得活不下去的人，也和他对广州的情况一样，显得茫然无知！

谜底揭开了。饶有风趣的检查员诙谐地说：

“你有神经病没有？”

“没有，我很清醒。”

“那很好。彻底坦白，是你唯一的出路！”

粉饰得倒也光采的假面具剥落下来了，这位“旅客”的真面目原来是：

解放前曾当过国民党伪军官，后逃往台湾。不久前，国民党飞机把这个特务空投到广东某地，企图进行搜集情报、组织反动武装、借机爆破等罪恶活动。但因人民群众警惕性提高，无法施展他的阴谋诡计，在恐怖情绪支配下，想经香港窜回台湾。但是在他将要跨出边境的时候，终于被我忠于职守的边防

軍識破，逮捕了。

邊境擒諜

邊防戰士于鑫到前方來已經有半個多月了。從一望無際、千里平原的家鄉來到這多山多水的嶺南，對於從來還不曾出過遠門的人來說，是個神奇、幻覺、滿有詩情畫意的地方。特別是今天晚上，好像和自己已度過的二十三個年頭的任何一個晚上都不同：層巒迭嶂的重重山嶺沉沉入睡了，夾着雨絲的冷風無情地鞭笞着松林、蘆葦，發出慘厲的呼聲——這是一個恐怖的夜晚么？不！它是激動的、振奮的、使你的心怦怦跳躍不止的夜晚喲！可是，這種第一次在邊防線上巡邏的心情，現在只有于鑫在咀嚼着，在嘗受着它的甘美。

和于鑫并排走着的，是班長羅照友——一個在邊境上巡守了幾年的人。他對於鑫說：機警的邊防戰士應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不管從什麼地方來的人和聲音，都能察覺得出來。于鑫邁着大步疾速地往前走。突然他聽到身後有一塊小石頭墜地，又有巴掌響，他回過頭，班長已遠遠地落在自己的後面了。一陣羞愧的火升上這個新戰士的心：如果不是班長拍巴掌，竟完全沒有注意四周的動靜，忘記自己巡邏的職守了。象這樣，不是有多少壞人也會讓他跑掉么？班長一點沒有責怪他，却親切地按住他的肩膀，用異常溫和誠懇的聲音說：

“老弟，在邊境上可得千百倍警惕呵！”

这天——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十点多鐘。滂沱大雨剛过去，天空还是濃云密布，到处陰森森的，漆黑一片。远远近近的水，好象永远流不完，嘩嘩地响。这地方遍地野草丛生，沟渠縱橫，“天时”、“地利”都給于鑫增加了不少新困难。

天，一步步接近破曉，狂風卷着雨云也漸漸地远了。距离只不过百公尺远的界河，微微閃現着白光。于鑫定睛四处張望一下，他的心舒暢多了：他相信只要自己的眼睛能看見，耳朵能听到，便决不会讓一个人跨过这条界河来，或越过去。可是就在这当儿，一声不平常的水的震动声傳过来。于鑫把脚步放慢，他判断着：是到处在流的嘩嘩的水声呢，还是班长来查哨，或者是野兽在跑动？他首先否定了第一种情况：水的流声是平勻的，嘩嘩地有节奏的，不会突然發出那种奇特的音响。接着他也否定了第二种情况：如果是班长查哨，那熟悉的脚步声是一听就辨得出来的。是野兽嗎？更不象！四个蹄子的动物走路，那步声可勻称哩，不会突然發出一声响的。那么是从哪儿傳来的这种奇怪的声响呢？……

于鑫索兴停下来不走了。他半伏在一处密生生的草丛里，两只眼睛象探照灯一般向四处閃动：嘿，狗杂种！可不是嗎？果然送上門来了——两个黑乎乎的东西正象猪一样往这边爬动哩。于鑫憋住气，一声不吭，連呼吸都尽量往肚子里压。看看这两个黑东西就快爬到自己的脚跟前了，于鑫猛然端起槍，一声大喝：“不准动！”——两个偷渡犯举起双手，他——于鑫——一个边防新战士第一次为祖国和人民建立下功勋。

風雨之夜的邊防綫上，往往是“多事之秋”的時候。

從下午到晚上，一陣連一陣的暴雨雖然過去了，但天並沒有放晴，仍陰沉沉的象個水罐兒似的。于鑫現在已經不算是新戰士了，至少在夜間巡邏這事情上是如此；因為他不僅能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在獵獲敵特和企圖混進來、渡過去的壞分子上，也稱得上是熟練的老手了。

今天和他一道執行任務的是一個叫沈文良的戰士。地點又是令人厭惡的緊靠界河那一带地方。所以一走出隊部來，他便和沈文良不約而同地想到：拿出十二分精神和力量，不能有一秒鐘的含糊。他們還按照上級的指示：分頭巡邏，殊途同歸。

夜是不平靜的。雨後的夜更是萬籟齊鳴。樹葉的沙沙响動，草叢的蟋蟀聲，蟲鳴，蛙叫，真是一曲大混聲的交響樂。幾個月前，于鑫還總是為這些紛然雜陳的聲音苦惱，但現在他卻是以欣喜的心情來領受這既有伴奏、又有和聲的樂曲；因為他能夠清晰地分辨得出來：哪種声响是“正常現象”，而哪種声响又是可疑的呢。

大半个夜在這種屬於“正常現象”中過去了。四點鐘，天空露出一絲兒晴，偶然可望見一兩顆孤零零的星星眨眼睛。于鑫走近一條小水溝，他正審視着看有多么寬準備跳過去時，在五十多公尺遠的稻田那邊，突然出現了一團黑影——星光黯淡，看不清那東西的輪廓；它和稻秆一般高，有時又象是稻秆在擺動。于鑫打定主意：不管是人，是獸，或者是稻秆，一定得捉住看看，死貓也要當活貓打。他把肩頭的雨衣輕輕放在地下，迅速地閃身到草叢里，借着這天然的蔽障，慢慢地向目的物移